

東海文獻

徐復觀教授論學手書

薛順雄*

此手書，為 業師徐復觀教授與其弟子，深入研討論文難得之作。據此，可深識徐教授殷切教誨弟子之熱誠，令人感佩。至於其中溢美，乃愛之切，勉勵有加，非真實語也。

【徐復觀教授論學手書】

順雄：

十月十二日來信及影印的文章都收到了，因我年老且忙，所以一直到今天才把高陽和你的〈細說杜甫〈詠明妃古跡詩〉〉看完(你另一篇尚未看，有空一定看)，總的印象是你這篇文章比談陳子昂的寫得好。從這篇文章看，可以了解你多年用功的儲積，已到了精光外發的火候，精細處非今人所能及。由此發展下去，對傳統詩詞的評論，當推你為中國第一人(包括台港和大陸)。我很高興，你是可以想像得到的。著先(許遜)要你寫，你應繼續寫去。看你的文章對我很有益處，你以後刊出的文章，都寄一份給我，不要影印，因為我的眼睛看影印很辛苦，可多買份報紙，剪下寄來。

我對你文章的總批評，還是在求精密中有些拘滯。尤其詩話作者中，有的是附庸風雅，或拿雞毛當令箭的人。進一步養成沙裡揀金的巨識。尤其是在材料的取捨上有「便宜主義」的傾向。這一點是應引為深戒的。

關於詠懷古跡，你相信「吳本作詠懷一章，古跡四首」的說法，而將吳本特為推重，我現把大陸影印的北宋本有上下部份寄給你參考(我過去想買嫌太貴，現在買不到了)。豈有這種流傳的北宋本皆錯，而吳本獨對之理？你強調了「七律的連章詩法」這是對的。但把第一首割出去，便把五首的連章章法給破壞了，把杜甫何以對古跡有那樣深的感慨，便無從把握。所以對詩題的解釋，只有像沈德潛一類的說法便夠了。你的看法，即是拘滯之一例。杜甫到江陵的本意是想由江陵而洛陽，有落葉歸根之意。所以「詞客哀時且未還」的感慨最深，所以我相信高陽，這是在江陵所作，但這是可以爭論的問題。

你對杜甫聲律的解釋，由李天生之說，加以引伸，甚見工力。夏承

* 薛順雄，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退休

燾《四聲釋說》中「唐詩四聲」一節亦引社審言、杜甫為例。但我以為杜甫之「聲律細」多由「新詩改罷自長吟」的「自長吟」中得之自然。有時暗合仄聲中分上去入，有的則不合，不可謂不合者便於詩律疏。四聲中因聲類之不同，則依同一聲中，因與之關連而沈響各異。在長吟中以把玩某字上下關連之作用。因而加以修改，以盡抑揚頓挫之妙，此即所謂聲律細。不可謂杜甫至晚年，而始知仄聲分用之法，因唐人本有此一主張，而懸此以為律詩的鵠的，正如僧皎然所謂「沈休文體裁八病，碎用四聲，風雅殆盡」。將四聲約為平仄，乃詩律中的一大解昏，這一點望你繼續研究寫出。

你是採用明妃的說法，引《秋燈叢話》「歸州北四十里有山名荊門」為證，此乃《秋燈叢話》緣詩傳會之妄言。不僅地理志中無此說法，我當師管司令時，曾親到岳陽一帶，這一帶可與巫山、巫峽連在一起。夔州在巫山之西，歸州在巫山之東，但難與荊門連在一起。因為簡說，還隔有宜昌、當陽兩縣。若順山道直徑，也隔有遠安縣。高陽解釋為這一帶只有明妃村一村，是可笑的。

你對起承轉合的看法很好，但把詠明妃詩分成二個大段落來看則不甚妥。

畫圖有兩種解釋，任採一種解釋皆可。但你因採「後世所傳圖畫」之說，而將《西京雜記》特為貶低，這是非常不好的傾向。第一，毛延壽之名最先只見《西京雜記》，杜詩提到毛延壽即是他承認了《西京雜記》。第二，《西京雜記》的記載在《後漢書》之前，但二者並無衝突。惠棟對此引琴操以作范書的補充，則出入甚大。第三，《西京雜記》乃掌故之書，其中雖不可盡信，但從無人加以完全抹煞。第四，詩詞中援掌故，甚至早期小說以入題者甚多，如「三生石」即其一例，何可拘以「正史」。

我的批評不一定是對的，並且也無損於你全文的精密與工力，比高陽和我所寫的都高明。但為了更上一層樓，我應從後面推你一把。其他我感到近於拘泥，還有。代我問候著先，我常想念到他。武軍在此和妻女三人住一層大而且廣（公司所租，每月房租）的房子，他是一個老實而有些糊塗的人，明年我或者來台參加國際漢學會議，他們已來信邀請。

祝 近好

復觀 啟

七九·十·廿一

